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汪子茗,汪峰.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特色研究——以重庆市云阳县洞鹿乡为例[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7(4):94-103.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特色研究

——以重庆市云阳县洞鹿乡为例

汪子茗 汪峰

(重庆交通大学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重庆 400074)

摘要: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要求以“融合”代“统筹”来实施全面振兴。近年全国掀起的实践热潮中,一批由“特色”牵引的村镇建设案例无疑是有益探索,但千村一面、同质化建设的现象日渐凸显。论文以重庆市云阳县洞鹿乡为例,在解译乡镇资源和发展困境的基础上,依循“识别—构建”的特色营造逻辑,从产业、景观和村落等3个层面,建立“以农拓旅—以旅塑景—以景扬文—以文兴村—以村创品—以品哺农”的良性循环发展架构,探索乡村特色发展之路。

关键词:乡村振兴;乡村特色;产业培育;景观塑造;乡村人居环境

分类号:F3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24)04-0094-10

一、引言

新时代下的“三农”问题逐渐产生新的内涵,由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强调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并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体要求,是对“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方针的进一步发展(廖彩荣等,2017)^[1]。

乡村发展是长期、渐进的过程,往往需要经历3个阶段,即物质环境改善阶段、产业培育发展阶段和人文价值提升阶段,不同阶段具有不同发展要求和特征。目前关于乡村振兴规划策略的研究主要以环境整治、生态营建和乡村旅游为主题,也包括一些特

殊乡村类型的规划探索。环境整治主要针对村庄居住环境中的传统基础设施和智能节能系统,也关注建筑风貌、公共空间质量等问题(李伯华等,2008)^[2];生态营建狭义上指生态宜居,广义上包括自然生态、文化生态和经济生态等维度(范凌云等,2019)^[3];乡村旅游则基于乡村风土、风物、风俗和风景等核心吸引要素发展休闲娱乐、农产品尝鲜、运动养生、观光审美、科普学习等旅游项目(刘德谦,2006)^[4];特殊乡村类型研究,如超大城市腹地的乡村发展战略、国有农场的发展规划等(周晓娟,2018;潘琳等,2020)^[5,6]。

在过去乡村建设实践中,涌现一批以“特色”牵引发展的成功案例,充分展现了乡村特色营造的广阔前景。与此同时,仍存在大量过度追求“统一”的

收稿日期:2023-04-10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乡村振兴视域下川渝传统村镇聚落的文化谱系及其建设路径研究”(2022BS041);重庆市住房与城乡建设委员会调研课题“巴渝乡村传统民居营造工艺传承、保护与应用”(城科字2020第4-1)

第一作者简介:汪子茗(1989-),女,湖北荆州人,副高级工程师,讲师,博士,主要从事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城乡规划与设计、城市设计研究。

通信作者:汪峰(1964-),男,湖北黄冈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博士,主要从事城乡规划与设计、建筑设计、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研究,E-mail:wforkearth@163.com。

粗暴规划方式,导致千村一面、同质竞争的不良后果,空心化、边缘化、老龄化等农村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徐文辉等,2016)^[7]。因此,如何依托优势资源定制特色发展之路,成为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举措。

2023 年国务院总理李强提出乡村振兴的 3 个关键词——全面、特色、改革,从乡村价值、乡村特色和建设主体全方位揭示新阶段乡村振兴工作的重点、难点和着力点。它要求全面发挥乡村的经济、生态、社会和文化综合价值,深入挖掘和塑造“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地域特色,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and 能动性,共建、共享乡村振兴成果。换言之,实施乡村振兴应组建以优势资源为本底、以特色营造为路径、以综合价值为目标、以共建共享为可持续发展动力的规划架构(Zhou 等,2020)^[8]。本文以重庆市云阳县洞鹿乡为例,围绕乡村特色的识别与构建,整合洞鹿乡全域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资源,挖掘产业、文化、景观及村居特色,探索有动力、有风景、有信心的特色发展之路。

二、乡村特色认知

(一)乡村特色之体系构成

乡村的概念在不同研究领域有不同的界定方式。在地理学研究中,根据空间和功能的非城市特征,乡村被界定为城市范围之外的地域;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根据生产和生活方式的非城市化特征,乡村被界定为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地域;在社会学研究

中,根据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上异于城市的特征,将乡村界定为具有乡土文化氛围和农村社会结构特征的社区或区域;有国外学者提出描述性定义,即用一组数据指标测度地区的乡村特征(王介勇等,2019;李红波等,2018)^[9,10]。

特色,指一种(个)事物独特的风格、格调、样子或情景等,是显著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征。乡村特色是在乡土环境中,人与自然相互作用形成的生产、生活和生态的特有属性,包括功能、地理、美学、自然风景、社会关系等诸多方面,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多样的表达形式(张春英等,2022)^[11](表 1)。它首先从根本上区别于高密度发展的城市,同时也使某一个乡村能够显著区别于其他乡村。

本文基于特色营造的目标,根据所依凭的资源禀赋的不同,将乡村特色拆解为自然生态特色、社会文化特色、产业经济特色和人居环境特色(陶一舟等,2013;Tilt 等,2007)^[17,18]。自然生态特色形成于自然生态资源,包括气候气象、地形地貌、地表地质和生物植物等;社会文化特色形成于历史人文资源,包括历史文化、宗教神话、民间技艺、乡风民俗和农耕文化等;产业经济特色形成于产业和能源资源,包括乡土农产、能源矿产、优势加工业和旅游服务等;人居环境特色形成于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过程,并反映在生活、生产和生态的特定空间关系上,包括村落格局、街巷空间、建筑风貌和小品绿植等。综上,乡村之特色体系由自然、文化、产业、人居环境等 4 个部分构成,自然为本底,文化为内核,产业为根本,人居环境为集中体现。

表 1 乡村特色的概念释义一览表

研究者	年份	乡村特色的概念释义
赵海艳等	2015	乡村建筑特色、乡村山水生态特色、乡村传统聚落景观特色
彭晓烈等	2018	工业特色、农业特色、文化特色、自然特色、服务业特色
闰彩霞	2019	后乡土社会中依然保留与延续的具有乡土性特征的乡村形态和农耕文化
姚一珍等	2021	自然生态、地形地貌、生活方式、信仰习俗
李佐龙等	2022	乡村居民在其居住空间、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中从事生产、生活活动而形成的具有很强地域性特点

注:根据表中所列的文献资料整理绘制(李佐龙等,2022;姚一珍等,2021;闰彩霞,2019;彭晓烈等,2018;赵海艳等,2015)^[12-16]。

(二)乡村特色之发展途径

基于乡村特色的发展途径,就是在全面调查、统计和分析乡村资源禀赋和现实需求的基础上,识别特色要素,制定以自然生态特色为本底、以社会文化特色为内核、以产业经济特色为根本、以人居环境特色为亮点的发展模式,在空间层面进行统筹调配与落实,进而指导形成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规划的战略

定位与实施策略(王介勇等,2019)^[9]。从生产、生态和生活的协调发展目标来看,乡村特色的发展途径应包括作为经济基础的特色产业培育途径,作为竞争优势的特色景观塑造途径,以及提升人居环境品质的特色村落营建途径。而产业、景观和村落途径之间实际上亦是相互依存、促生共进的。

乡村特色优势产业是实现农村经济和社会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具体指以农民为主体,依托农业农村资源融合发展三产所形成的地域特色鲜明、农民积极性高、业态形式多样、利益联结紧密的产业(韩广富等,2021)^[19]。产业培育重在分析产业现状,锁定优势产业,寻找产业组合和产业链升级的途径,尤其要在强化优势产业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农业生产的旅游附加值意义,推进以农业观光、蔬果采摘、土特产购置、生产劳作体验等多元多层次项目为依托的农业旅游业发展(李巧玲,2016)^[20]。Yang等人利用多源数据,从旅游化角度探察乡村社区的形态和社会演变情况,认为旅游业是提高乡村经济和就业的重要举措(Yang等,2021)^[21]。陆林认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旅游业应更加注重战略性、时代性、科技性、文化性和参与性,从单一要素向多要素融合发展模式转变(黄震方等,2015)^[22]。

乡村景观具有复合功能特性,包括农业生产功能、生态系统保护功能、农民生活服务功能和社群规划与协调功能(Estrada-Carmona等,2014)^[23]。景观塑造重在将产业发展与自然、人文等地域特有资源相结合,塑造特色的自然景观、农业景观、工业景观和旅游景观(田韞智,2016;王香春等,2022)^[24,25]。李巧玲(2016)指出自然景观是乡村特有的旅游资源,其形成的自然风光景象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广阔的发展前景^[20]。Arriaza, M等人就农业景观质量评

估进行研究,通过调查发现田园景观荒野性、人文景观完整性、植物覆盖度和山水景观占比等因素的影响作用递减(Arriaza等,2004)^[26]。

村落是集中体现乡村人居环境特色的地域空间,村落的特色包含非物质与物质形式的双层涵义,分别指社会文化系统和空间环境要素,前者为价值内涵,后者为外化表现(张立等,2019)^[27]。村落营建重在分析并提炼乡村历史文化、风俗习惯、传统技艺等文化软实力资源,梳理乡村人居环境,包括村落格局、建筑形式、街巷结构等,培育特色风貌,让民生与旅游业双赢。当前,在城镇化和现代化的冲击下,居民认同感分化和基层治理能力不足,导致乡村的风貌特色在逐渐消失,这需要具有战略意识的技术干预和指导,在完善村庄生活设施、稳步提高生活水平的基础上,帮助重建文化自信,协调传承与发展的要求,重塑乡村社会人文和物质环境的特质。

三、洞鹿乡概况及现状问题

洞鹿乡地处重庆市云阳县东北部,东依龙洞乡、奉节县红土乡,南接红狮镇,西连双土镇,北靠石门乡,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距新县城58公里。幅员面积92.04平方公里,辖洞鹿村(洞鹿坝场镇区所在地)、青康村、三池村、三元村和双河村等5个自然村,43个村民小组,13721人(如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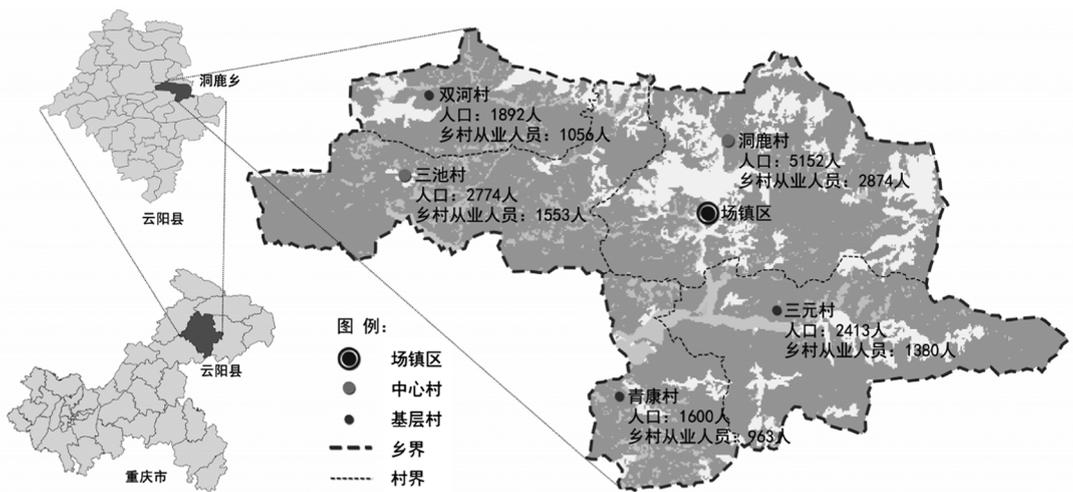


图1 洞鹿乡区位及现状概况

洞鹿乡当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如下:

(一) 产业发展基础薄弱,脱贫致富任务艰巨

洞鹿乡经济主要依靠传统种植业,但受自然地理条件制约,农业现代化生产条件较差,农用水利设

施缺乏,使得农业生产率低,农产品价值低、收益差,目前难以作为村民脱贫致富的主导产业。农业生产模式也以家庭为单位,农民生产观念落后,科学技术应用率低,缺少经济组织 and 专业合作社对农业生产和销售进行系统性组织与管理。由于村民整体文化

水平偏低,缺少接触和学习新鲜事物的途径,对新技术、新业态、新市场的理解和接受能力较差,限制了通过创意宣传、产品包装、拓展渠道等新方式实现自主创业增收的可能性。当地养殖业未成气候,规模小且科技含量低,饲养管理较粗放,品种未经系统选育,造成个体小、生长速度慢、产肉量低等问题,难以形成经济发展优势。

(二)村庄建设用地分散,公共设施配置困难

受地形条件的限制,加上宅田依存关系的影响,洞鹿乡的村庄建设用地极为分散,村组规模偏小,导致道路能源、文化教育、养老福利、医疗卫生等公共设施的标准化建设和后期维护成本高,于是出现设施建设滞后、配置不足和损毁、破坏等情况。除主干路为水泥路或石板路外,村庄内的其他道路均为土路,行车和步行条件差。加上村庄排水设施老旧且不成体系,雨水直接由路面径流自然排入洼地形成水坑,进一步降低步行环境品质。生活污水、生活垃圾、厕所卫生等是影响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的重要因素。村民仍在用旱厕且缺少污水处理设施,卫生条件差,也严重影响了整体村容村貌。此外,村民对于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管理维护的参与度较低,对自己房前屋后的环境卫生意识不强,也缺少维护村庄整体环境形象的能动性。

(三)村庄景观风貌不佳,村民生活幸福感低

受城镇化发展的冲击,洞鹿乡村建设也出现半城半乡的尴尬现象。虽然就单人单户来看,居住条件得到改善,但盲目追求城市风貌,甚至出现一些欧式建筑风格,导致新旧建筑夹杂、风格混乱,屋顶、墙体外立面等不统一,最后都严重破坏了原有乡村建筑风貌。而保留的乡土建筑中,有很多质量较差,或是已经闲置,也亟需做进一步处理。从根源来看,此类问题其实是乡村文化自信不足、村民归属感和认同感不强的表现,当建设者、管理者和使用者对乡村的地域性特质认知不足时,村庄建设必然也会陷入混乱之中。在村民住宅之外,小广场、游园、步道等公共空间严重匮乏,散步、健身、交往等户外游憩活动需求得不到满足,致使村民的日常生活幸福感也很低。

(四)人口老龄化较严重,创新发展动力不足

洞鹿乡农村空心化和人口老龄化现象都十分突出。根据 2021 年《云阳县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数据显示,2020 年底洞鹿乡人口数占云阳县的 0.63%,较 2010 年 0.90%进一步缩减;60 岁以上人口数占比 24.95%,其中 65 岁以上的比例为 24.19%。

这既造成严重的家庭和社会问题,也阻碍了洞鹿乡的经济发展。而且,人口整体文化教育程度低,思想观念比较保守,自主学习和自我发展的意识较差,关于现代商品经济的观念不强,对新鲜事物的接纳度比较低,难以从内部生发支柱产业创新发展的动力。

四、洞鹿乡特色识别

(一)自然生态特色

从自然山水、植被资源和气候条件分析洞鹿乡自然生态特色。首先,洞鹿乡地形以中山丘陵和高山坡地为主,高差约 600 米,由此形成的景观空间类型多样、层次丰富且尺度宜人,其喀斯特地貌在青康村内形成一处溶洞景观。其次,域内有汤溪河及其支流自北向南穿境而过,拥有白腊槽、分水、青衫和梅峰 4 座水库,与山形结合形成枝状,景色多变,其中在建的青衫水库库容大、水位落差显著,且与场镇区交通便利,非常适合开展观光游、生态游、亲水游。而且全乡森林覆盖率达 74.6%,是生态康养的天然氧吧,同时拥有成规模的观叶植物,如位于青康村的红叶林,能额外开发季节性游憩价值。此外,洞鹿乡属典型的高山气候,光能、风能资源充足,适宜各种农作物生长,并能为游客户外活动提供舒适的物理环境。

(二)社会文化特色

从神话传说、历史遗产和乡风乡俗梳理洞鹿乡建立文化自信和发展文化旅游的社会文化资源禀赋。洞鹿乡因“冻鹿”传说而得名,以“鹿”为乡域的地域性形象标志物在周边具有颇高的公众认可度,可作为强化本地特性的重要资源之一。全乡历史文化资源比较匮乏,除王莽追赶刘秀途经此地的传闻外,仅洞鹿坝曾建有宝鼎寺一座,但现已遭拆毁;其他流传下来的传统技艺类文化,如矿铁文化、石匠文化和竹管编织技艺等,也已逐渐淡漠。作为典型传统农业乡,农耕文化是洞鹿乡当下的主导文化类型,但缺少淬炼,尚不具备特色游览价值。发展乡村旅游的优势条件主要是洞鹿乡居民本性诚实良善、热情直爽,保留着浓厚的山民性格和浓郁的乡风民俗。总体而言,洞鹿乡历史文化底蕴不足,难以单独提炼某种富有竞争力的资源禀赋,宜作为其他类型资源的附加价值协同发展。

(三)产业经济特色

从现有种植、养殖产业的结构、产品和技术水平提出洞鹿乡进行产业升级发展的优势领域。洞鹿乡三产产值比约为 2:1:1(2020 年数据),虽然近年

二产产值有所上升,但第一产业仍是洞鹿乡的支柱产业。第一产业以种植业为主,辅以畜牧业、林业和渔业,另有少量一产服务业,耕地占全乡面积的17.2%(见表2)。粮食作物主要为谷物、豆类和薯类,有夏、秋两季,其中水稻观赏性好,适于开展观光旅游类项目;经济作物除瓜果蔬菜等普通品类外,还拥有茶叶和中药材等特色经济作物,可通过创意设计提

高附加价值。受地形条件和村民文化水平所限,种植技术的机械化程度低,产出收益较差,而畜牧业规模小、管理粗放,效益低且存在环境卫生隐患。总体而言,洞鹿乡仍为传统农业属性,缺少现代化农业技术支持,但存在具有农旅和文旅价值的优势作物,需建立上下游产业合作链以增强竞争力,同时可大力发展乡村旅游项目。

表2 洞鹿乡辖村的产业分布一览表

自然村	种植业							林业	渔业	畜牧业
	粮食	辣椒	中药	茶叶	水果	大棚	核桃			
洞鹿村	●	×	×	●	●	×	●	●	●	●
三池村	●	×	×	●	●	×	○	×	○	●
三元村	○	×	●	×	○	×	○	×	○	○
双河村	○	×	×	×	○	×	○	×	○	●
青康村	●	●	●	×	○	●	●	●	○	○

注:●表示该村占有该产业类型的比重大;○表示该村占有该产业类型的比重较小;×表示该村不包含该产业类型。

(四)人居环境特色

从村落格局、建筑布局 and 风貌,以及建筑技艺提炼洞鹿乡人居环境特色。洞鹿乡居民点随地形起伏呈“高疏低密”的分布特征。以洞鹿坝场镇区为例,高山围合盆地和平坝形成村落自然背景,建筑退让耕地、沿盆地和平坝四周布局,总体形成“山林围村、街巷围田”的特色村落格局。进一步分析建筑与地形、田地的关系,主要存在街巷式、环绕式、层叠式和散点式等4种布局模式,具有较强的西南山地地域特色(图2)。相比之下,村庄环境质量较差,基础设施仍待补足完善,且农宅建筑风格比较杂乱、传统风貌正逐步消逝,仅有那些使用了本地毛石和原石加工产品的建、构筑物,以及保留着时代感的旧砖房仍坚守一丝乡土文化的渊源。道路街巷只为最基本的交通功能而设置,缺少能提供社会交往、户外活动、文化传承和审美体验的必要的公共空间。总体而言,具有地域特色的村落格局需进一步强化,而建筑风格还应在提炼地域元素的基础上协调规划和指引。

五、洞鹿乡特色构建

(一)总体思路:特色发展架构

遵循“生态涵养发展”要求,确立“水源之乡、生态洞鹿”发展定位,在淬炼自然和人文资源优势的基础上,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现代高效农业,积极推动生态旅游、农业旅游和文化旅游,充分调动农民积极性,从产业、景观和村落3个层面建立“以农拓旅—以旅塑景—以景扬文—以文兴村—以村创品—

以品哺农”良性循环的特色发展架构,实现由“特色”引领乡村振兴(如图3)。

(二)产业培育:以品哺农、以农拓旅

产业是乡村振兴的根本,培育特色产业应以农业增收、村民增收、村庄增活力为目标,通过对现有农业进行优化升级和调配拓展,完善村庄的“造血功能”,实现农民真正脱贫致富(姜长云,2022)^[28]。基于洞鹿乡和洞鹿坝的现有产业基础,遵循“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原则,依照水源涵养要求,通过调整农业产业布局、延长农业产业链,以强化和优化农业产业基础,从而拓展农业旅游主导的第三产业发展方向,而由此产生的旅游服务产品和特色农业产品又能反哺农业产业并推动其发展完善。以上便是“以品哺农、以农拓旅”的特色发展环节。投射到空间层面,即确立“特色种植、循环养殖、创意农旅”的总体发展方针,形成“一心两区三轴”的产业发展结构,即城镇发展中心,北部生态种养区和南部农产品加工区,以及依托洞双路、洞奉路和洞红路形成的产业发展轴(图4)。

乡域层级,在种植业上发展“三品一区”,以洞鹿坝场镇为核心区,以青康和三元村为主导,集中发展高山辣椒、中药材和传统粮食等优势品种的种植产业链,包括上游现代农业种植技术帮扶和下游农产品加工,完善病虫害防治等种植服务业。在养殖产业上,控制总体规模,建立专家科技指导机制,以三池和双河村为主导,采用种植、养殖相结合的生态农业模式,如鱼塘、水稻、虾组合种养,实现资源循环利

用、绿色发展。在旅游业发展上,基于市场竞合分析,确定发展定位,划分北部茶叶产业、南部蔬菜种植和东南部休闲农业 3 个旅游经济区,以洞鹿坝为中心,依托自然生态资源,结合种植、养殖产品,充分

利用产品文化附加值开发创意农旅和生态旅游项目,完善配套旅游服务设施,增加游客游玩时长,成立村庄旅游公司,拉动全乡以观光农业为主要类型进行第三产业升级改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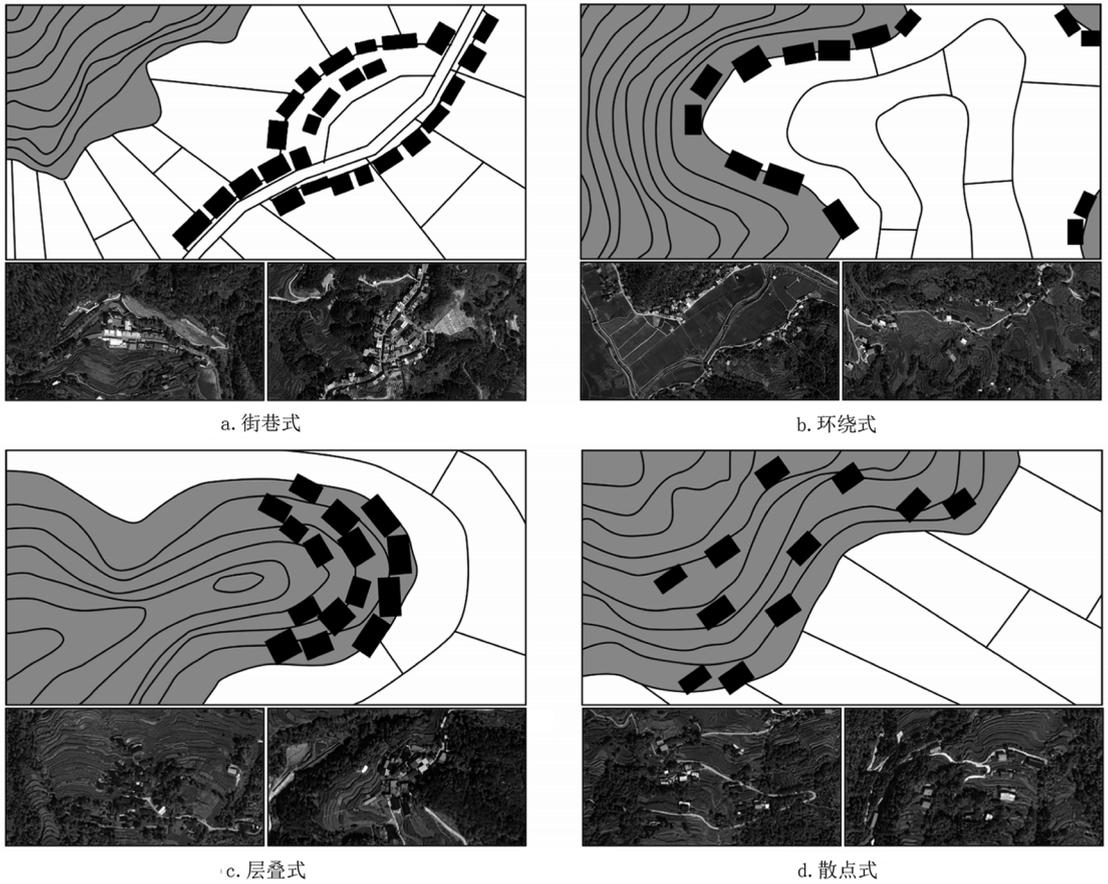


图 2 洞鹿乡建筑布局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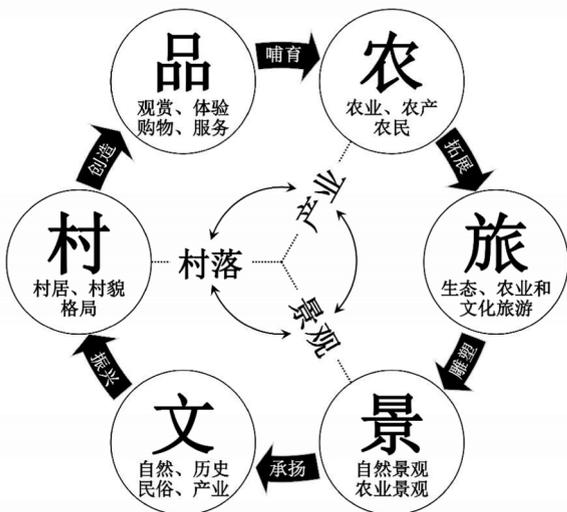


图 3 特色发展架构

场镇层级,随着乡村游的热度不断上升,越来越多的乡村旅游模式得到发展,如传统农家乐模式、休闲农庄模式、景区依托模式、民族风情模式、创意产业模式等,极大地提高了农民收入,也为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农产品的升级提供了机遇。作为交通、商贸、行政和旅游服务中心,洞鹿坝场镇区应结合山、水、平坝互相嵌合的地形优势,形成农业产业与旅游业集成发展的组团式布局,着力发展创意农业旅游项目。首先,根据耕地类型和景观条件调整种植、水养产业的布局,优化形态和组织结构,以一条滨水旅游景观带将农业种植、休闲观光和种养结合三大功能串联,形成各有特色、情景交融的以观赏、采摘、垂钓、摄影和耕种体验为主题服务产品的 5 个旅游片区(如图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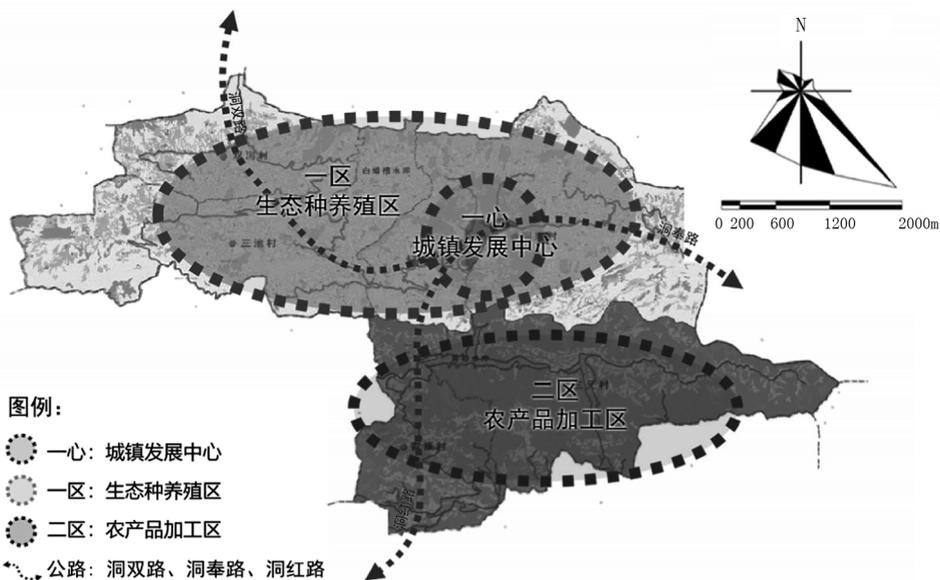


图4 洞鹿乡产业发展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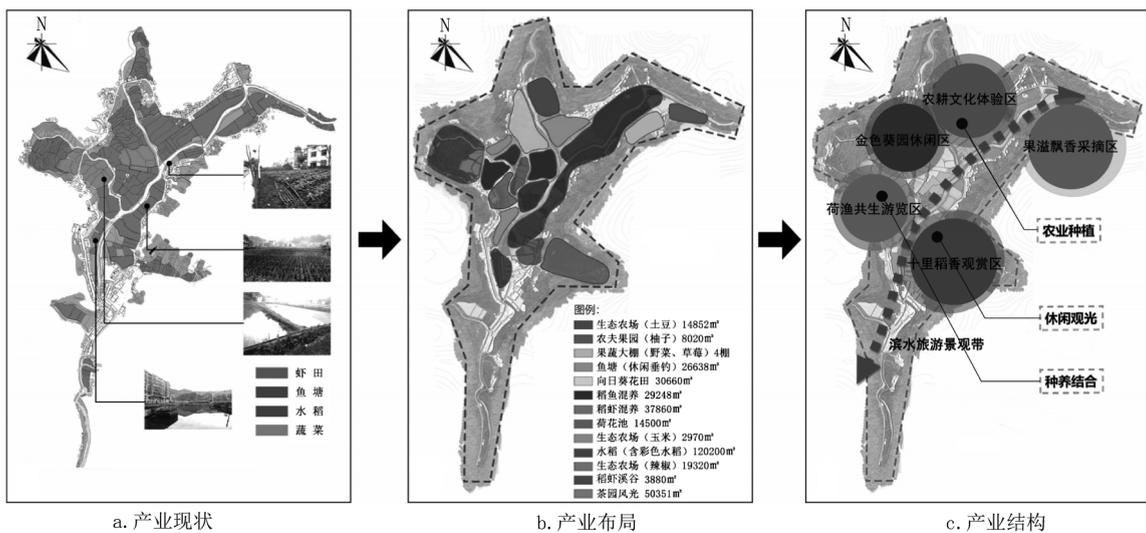


图5 洞鹿坝产业发展规划

(三)景观塑造:以旅塑景、以景扬文

景观是将第一、二产业和旅游业进行空间融合的媒介,它通过修复乡土生态、传承乡土文脉、保护乡土形态来提升农村产业附加值,使全域景观化、景区化、可进入、可参与,从而全方位展现乡村的独特异质景观(王香春和罗川西,2022)^[25]。构建洞鹿乡特色景观是“以旅塑景、以景扬文”特色发展环节的核心任务,因基于农业拓展的旅游产业的核心价值源于乡村与城市的景观异质性,故对农业景观和自然风光的淬炼筹划既要满足感官上的城乡差异体验诉求,同时还需传承并发扬农耕文化底蕴和乡土生态野趣。

乡域层级,根据产业发展规划中三种产业的总

体布局与发展主题,分析乡村风光的魅力基因,将地域特色自然环境与乡土间的种植文化、养殖文化相结合,确定山、水、林、田、村等景观元素的基本组合形式,从而在景观塑造中彰显洞鹿乡全域集自然生态、山水诗意、田野农趣、乡风人文、休闲娱乐、文化传承和产业经济于一体的乡村田园特质。让洞鹿乡“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成为背靠城市,让游客在工作之余“可以发呆,让灵魂跟得上匆忙脚步”的清灵避俗之地。

场镇层级,应依照创意农旅产业规划结构,结合山水环境和空间类型,组织多层次多趣味的特色景观分区,同时以景观承扬乡土文化,开发多样化创意旅游项目和产品,形成“望山”“归田”“洄游”“寻觅”

“听风”“遇城”六大主题分区,分别打造茶园、粮田、水田、蔬果园、乡村居所和市井街巷,以景扬文,发扬富有地域特色的茶文化、民俗文化、农耕文化、神话

传说和传统民间技艺,为洞鹿坝注入灵魂,提高辨识度与认可度(如图 6、图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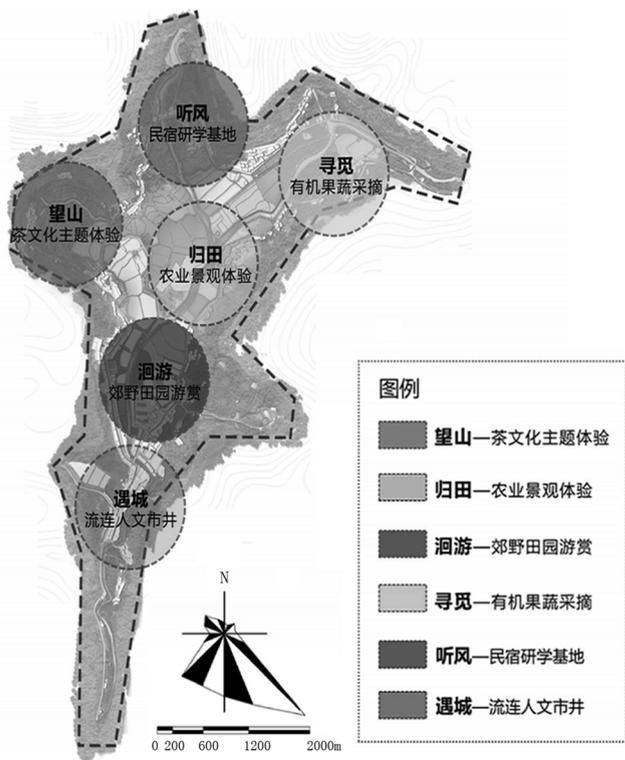


图 6 洞鹿坝景观主题分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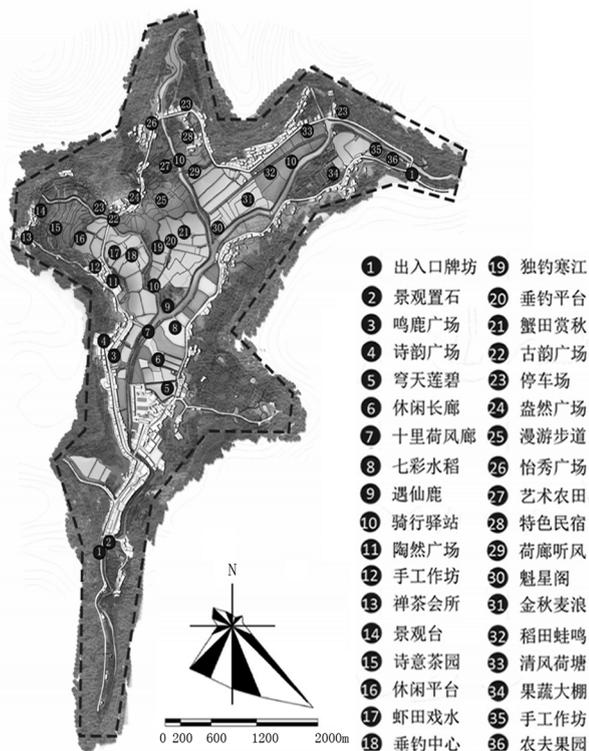


图 7 洞鹿坝规划平面图

(四)村落营建:以文兴村、以村创品

村落特色营建的主要对象是乡村人居环境,一方面与当地居民生活幸福感密不可分,另一方面与游客渴望从乡村游获得的人际情感、生活方式和自然体验紧密相关(栾峰等,2022)^[29]。“以文兴村”既顺应洞鹿乡乡村旅游发展的要求,同时也是增强洞鹿乡乡村文化自信、优化乡村社会系统的重要举措;而“以村创品”,即在文化得以集中体现的村落中,通过引导农民基于传统和地域文化资源,创造高附加值的特色农产和旅游体验项目,是建立特色发展架构之循环闭环的又一重要环节。

乡域层级,需要在完善配套基础设施和生活服务设施的基础上,从生活环境品质着手,将村容整治与特色村景营建相结合,推动洞鹿乡民生改善与旅游创收双赢发展。首先,应保护洞鹿乡典型的山野村落格局,根据村落形态结构,从层次、围合、渗透、造景等方面优化街巷空间设计,如增设憩息交往空间、丰富街巷组合方式、调整空间通透性、优化植物配景等。其次,应协调村宅建筑风貌,重视建筑与自

然环境的融合关系,推广本地建材和传统石雕及建造工艺,对于新建、翻建村宅给予技术支持。另外,还需以村落为单位提炼产业、景观或文化特质,通过在村口、道路交叉口或旅游设施点设置标志物和指示牌,提升空间秩序感和主题性,并注意预留观景点、景观面和视线廊道,引导村民和游客建立心理认知地图,强化村落气韵。

以洞鹿坝场镇区为例,首先强化丘陵环抱、溪水穿境、背山面田的整体村落格局(如图 8);同时,将建筑沿道路形成的街巷结构细化为单边街、双边街、复合式、群落式和水街等类型,突出不同类型街巷的空间层次和形态特征(如图 9);协调建筑的体量、色彩、群组韵律等特征与自然山体背景和农田前景的关系,强调与自然和谐共生(如图 10);在村落入口、景观节点、道路岔口处增设驻留空间,并布置地标设施,如“冻鹿”雕塑、牌坊、观景台、景观墙等(如图 11);根据产业布局和景观规划,秉持“延续村落文脉、还原乡土气息”的原则,通过提炼乡村色彩基调,运用本土建材,打造“水源涵养地、炫彩生态乡”的人居景观风

貌,营造富有野趣的锦绣乡村(如图12)。



图8 洞鹿坝村落格局



图9 “遇城”区街巷空间层次



图10 建筑与环境关系



图11 村落标志物(建成)

六、结语

乡村特色形成于所处自然生态环境、历史人文积淀、社会经济状况和乡村人居环境风貌,以“特色”为牵引既能提高乡村旅游和农产品的异质化竞争实力,也能帮助村民提高文化认同感和地域归属感,是应对乡村空心化、边缘化和老龄化的重要途径。在

乡村振兴规划中,应以资源为本底、产业为支撑,通过文化赋魂、建筑塑形、村街铸骨,形成个性化的乡村特色。建立良性循环的“以农拓旅—以旅塑景—以景扬文—以文兴村—以村创品—以品哺农”特色发展架构,由资源培育第一、二产业,进而推动旅游服务业发展;根据产业布局和发展定位,塑造乡村景观、开发旅游产品;以村容塑村貌,营建特色乡野人

居环境,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



图 12 洞鹿坝“听风”区民宿建筑风貌

参考文献:

- [1]廖彩荣,陈美球.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逻辑、科学内涵与实现路径[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17(6).
- [2]李伯华,曾菊新,胡娟.乡村人居环境研究进展与展望[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8(5).
- [3]范凌云,徐昕,刘雅洁.乡村振兴背景下苏南乡村生态营建规划策略[J].规划师,2019(11).
- [4]刘德谦.关于乡村旅游、农业旅游与民俗旅游的几点辨析[J].旅游学刊,2006(3).
- [5]周晓娟.资源约束背景下超大城市乡村振兴战略和规划策略的思考——以上海为例[J].上海城市规划,2018(6).
- [6]潘琳,张帆,李海龙,等.国有农场乡村振兴规划策略初探——以陕西省华阴农场为例[J].城市发展研究,2020(8).
- [7]徐文辉,唐立舟.美丽乡村规划建设“四宜”策略研究[J].中国园林,2016(9).
- [8]Zhou Y., Li Y., Xu C. Land consolid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China: Mechanisms and paths[J]. Land Use Policy, 2020(2).
- [9]王介勇,周墨竹,王祥峰.乡村振兴规划的性质及其体系构建探讨[J].地理科学进展,2019(9).
- [10]李红波,胡晓亮,张小林,等.乡村空间辨析[J].地理科学进展,2018(5).
- [11]张春英,孙昌盛.城镇化进程中乡村可持续发展困境与精准治理研究[J].农业经济,2022(9).
- [12]李佐龙,陈瑞罡,程征.乡村规划设计中地域性特色基因的辨识与彰显研究——以胶东石河村为例[J].城市建筑,2022(21).
- [13]姚一珍,曾鹏.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滨水乡村特色开发模式探究:2020/2021 中国城市规划年会暨 2021 中国城市规划学术季[C].中国四川成都,2021.
- [14]闰彩霞.后乡土社会背景下乡村振兴的策略与路径——基于内生发展的分析视角[J].兰州学刊,2019(4).
- [15]彭晓烈,高鑫,修春亮.乡村振兴导向下中国乡村特色评价体系构建与实证研究[J].城市建筑,2018(35).
- [16]赵海艳,严力蛟,杨伟康,等.农村民居住宅环境的景观视觉质量评价研究——以浙江省为例[J].浙江农业学报,2015(5).
- [17]陶一舟,金敏丽.“美丽乡村”建设背景下的乡村特色营造探索——以浙江省临安市指南村为例[J].小城镇建设,2013(11).
- [18]Tilt J. H., Kearney A. R., Bradley G. Understanding rural character: Cognitive and visual perceptions[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07(1-2).
- [19]韩广富,叶光宇.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乡村特色优势产业的战略思考[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10).
- [20]李巧玲.基于自然景观背景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问题及对策探析[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6(9).
- [21]Yang J., Yang R., Chen M. Effect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on rural tourism[J]. Journal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Management, 2021(2).
- [22]黄震方,陆林,苏勤,等.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旅游发展——理论反思与困境突破[J].地理研究,2015(8).
- [23]Estrada-Carmona N., Hart A. K., DeClerck F. A. Integrated landscape management for agriculture, rural livelihoods, and ecosystem conservation: An assessment of experience from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4(12).
- [24]田韞智.美丽乡村建设背景下乡村景观规划分析[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6(9).
- [25]王香春,罗川西,蔡文婷,等.近二十年中国乡村景观特征体系研究进展[J].中国园林,2022(4).
- [26]Arriaza M., Cañas-Ortega J. F., Cañas-Madueño J. A. Assessing the visual quality of rural landscapes[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04(1).
- [27]张立,王丽娟,李仁熙.中国乡村风貌的困境、成因和保护策略探讨——基于若干田野调查的思考[J].国际城市规划,2019(5).
- [28]姜长云.新发展格局、共同富裕与乡村产业振兴[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1).
- [29]栾峰,裴祖璇,曹晟,等.实用性乡村风貌规划:编制方法与实践探索[J].城市规划学刊,2022(3).

责任编辑 刘玉成 E-mail:770533213@qq.com